



编者按：

在人类爱的长河里，父爱和母爱同样伟大。请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，教我们坚强、教我们自立、教我们树雄心立大志的正是父亲。父亲是勇气和力量的源泉，也是希望和信心的化身。6月15日就是父亲节，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前夕，本报特别推出《岁月有迹 父爱如山》版面，让我们来认识人生最初的导师，一起品味“父亲”形象，读懂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浓浓父爱。

岁月有迹 父爱如山

古诗词中的父爱

赵燕

“虎为百兽尊，罔敢触其怒。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顾。”中国父亲表达自己的爱，多是深沉内敛不轻易流露，但若细细在典籍中翻寻，也会找到不少爱子怜子的佳句。从儿女呱呱落地，他们就进入了父亲的角色，看着那纯真的眼神，再强硬的心都会柔软，肩膀会更加坚挺，愿化身参天大树，为孩子遮挡世间风雨。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，迎来了小儿子的出生，在给孩子洗身时，他回想自己的经历，不禁祈祷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牢骚之语的背后，是希望孩子快乐成长、一生顺遂的拳拳爱子之心。无独有偶，辛弃疾也写过类似的句子，“皇皇醜豕，福祿都来也。试问鸚鵡花树下，断了惊惶怕怕。从今日且聪明。更宜潭妹嵩兄。看取丰家铁柱，无灾无难公卿。”因小孩多病易受惊，辛弃疾为儿子取名为“铁柱”，就是希望他能健康长大、无病无灾。从蹒跚学步到奔跑如飞，从牙牙学语到滔滔不绝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，父亲都有着不同的乐趣。“见人初解语哑，不肯归眠恋小车。一夜啼娇缘底事，为嫌衣少缕金华。”短短四句，韦庄将女儿学话、贪玩、爱漂亮、喜欢撒娇的可爱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，爱女之情也流于笔端。“截得青筠笋，骑走恣唐突。忽复学参军，按声唤苍鹘。”李商隐最爱的骄儿李嗣孙是如此活泼好动，模仿大人行军场景，挫折半生的李商隐对孩子寄托了无限希冀，最后发出了“儿当长成，探雏入穴。当为万户侯，勿守一经帙”这样的感叹。父亲总是牵挂着不在身边的儿女，哪怕是潇洒的李白也不例外。“娇女字平阳，折

花倚桃边。折花不见我，泪下如流泉。小儿名伯禽，与姊亦齐肩。双行桃树下，抚背复谁怜？”看到桑叶碧绿、春蚕结茧，李白想到了家中的一双儿女，并把那双向奔赴的神态想象得细致入微，可见思念之深之痛。“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”这是杜甫的诗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杜甫被叛军所俘，他遥想家中年幼的儿女还处于天真幼稚的年龄，小孩的“不念”更能体现出大人“念”之深切，一个“怜”字，饱含深情、感人肺腑。“去远即相忘，归近不可忍。儿女已在眼，眉目略不省。喜极不得语，泪尽方一哂。了知不是梦，忽忽心未稳。”宋代诗人陈师道在与孩子离别四年以后，终于再次相聚，喜悦之余，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，诗句简单质朴到极点，又真挚真切到极点，正像这无须多言的父亲之子。教育子女是父亲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在孩子少年读书时，父亲总是要求甚高。杜甫与韩愈在为学上对孩子寄语良多，“觅句新知律，摊书解满床。试吟青玉案，莫羡紫罗囊。”杜甫勉励孩子要多读诗书，不要玩物丧志。韩愈的措辞就更为严厉，他说“人之能为人，由腹有诗书。诗书勤乃有，不勤腹空虚。”即便是洒脱的陶渊明，一边吐糟着懒惰的阿舒、不好学的阿直、不识数的阿雍阿端，还有贪吃的阿通，一边慈祥地讲述着悠久的家风故事，道出“名汝曰伊，字汝求思。温恭朝夕，念兹在兹”的期望，期待能够继承祖辈荣光，努力成才。父亲是子女成长成才道路上的指路明灯。杨万里崇廉守节，在儿子入仕之初，他赠予“学须官事了，廉忘世人知。争进非身福，临民只母慈”之语，告诫儿子要以廉为



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

本、爱民如子。当儿女成家时，父亲也会指引孩子进入人生新阶段，“最懒吴隐舍钱薄，赠尔春风几笔兰。”郑板桥为官两袖清风，女儿出嫁时画幅兰花图当作嫁妆，以兰花的高洁淡雅来告诫女儿淡泊名利。当儿女渐渐长大，和父亲渐渐远本是人生常态，但父亲对子女的爱却不会消减半分。朱熹看望女儿女婿，女儿对家中只有粗粮招待父亲很是愧疚，朱熹宽慰女儿，写下温暖的诗句，“葱汤麦饭两相宜，葱补丹田麦疗饥。莫道此中滋味薄，前村还有未炊时。”陆游晚年常将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说给孩子听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“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”。在临终前，他嘱咐再三，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以终生不移的爱国丹心为后代作出榜样。《淮南子》有言：“慈父之爱子，非为报也。”在这些写给孩子的诗词中，藏着父亲殷切厚重的关怀。不管我们是青春或白发，无论我们身处天南或海北，对父亲的感恩永远不变。

最后的父亲节

潘正伟

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，医院说已无手术的必要了。这消息来得突然，又似乎在意料之中。他向来吸烟，一支援一支，烟灰缸里总是堆满灰白的残骸。医生说话时，眼睛盯着病历本，语气平静得近乎残忍。我想，这便是死刑的判决了。父亲坐在诊室的塑料椅上，腰背依然挺直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袖口有些脱线。听完医生的话，他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，仿佛在计算什么。我站在一旁，忽然发觉他的白发又多了些，在诊室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走在前面，步子比往常慢了些。六月的阳光灼热，照在他的背影上，在地上投下一道摇晃的影子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也是这样跟着他身后，数着他的脚步。那时的父亲高大得像一棵树，我仰头望去，总觉得他的肩膀能撑起整片天空。“去买包烟。”路过小卖部时，父亲突然说。我张了张嘴，想劝他别再抽了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接过烟，熟练地拆开包装，点燃一支，深深吸了一口。烟雾从他鼻孔里缓缓溢出，在空气中扭曲变形，最后消散无踪。父亲节那天，我起了个大早。厨房里，我笨拙地和着面团，想给他做一碗长寿面。面粉扑在围裙上，白花花一片。水加多了，又添面粉；面粉多了，又加水。如此反复，面团越来越大，几乎要溢出来。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，看着我的狼狽相，嘴角微微上扬。“我来吧。”他接过面团，在案板上揉搓起来。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动作娴熟，面团在他掌下渐渐变得光滑柔韧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专注的侧脸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将他的白发染成金色。中午，我们将他对面坐着吃面。父亲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要咀嚼许久。面条的热气升腾，模糊了他的面容。我想说些什么，又怕一开口就会哽咽。屋里很静，只有筷子碰碗沿的轻响。“这面，和得不错。”父亲突然说。我抬头，正对上他的目光。那眼神温和而平静，像一潭深水，看不见底。我点点头，喉咙发紧。饭后，父亲坐在阳台的老藤椅上晒太阳，我搬了张小凳子坐在他旁边。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，父亲闭着眼睛，手里握着那支已经熄灭的烟。他的呼吸有些重，胸口起伏明显。“爸”我轻声唤他，“我给你读段报纸吧。”他微微颌首。我便拿起早上的报纸，挑了些轻松的新闻念给他听，我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显得分外清晰。念着念着，我发觉父亲的手垂了下来，烟掉在了地上。我停下朗读，屏息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。他睡着了，面容安详，像个孩子。我轻轻拾起那支烟，放进自己的口袋。阳光依旧温暖，照在我们父子身上，将这一刻定格成永恒的画面。黄昏时分，父亲醒了。我们默契地没有提病情，只是聊着些家常。他谈起我小时候的糗事，说起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。记忆像一条河流，在我们之间缓缓流淌。天色渐暗，屋里的影子越拉越长。临睡前，父亲突然说：“今年的父亲节，很好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重重地落在我心上。我点点头，说不出话来。那晚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房间父亲偶尔的咳嗽声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线。我想起医生说的话，想起父亲日渐消瘦的身影，想起他揉面时专注的神情。死亡原来可以如此平静地走进一个人的生活，像一位不速之客，却让人不得不接受它的存在。这个父亲节，没有华丽的礼物，没有热闹的庆祝，只有一碗长寿面，一段午后的朗读，和许多未说出口的爱。而这些平凡的瞬间，在死亡的阴影下，却显得分外珍贵。我知道，这将是我陪父亲度过的最后一个父亲节，但此刻，我们依然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

作家笔下的父亲

袁熙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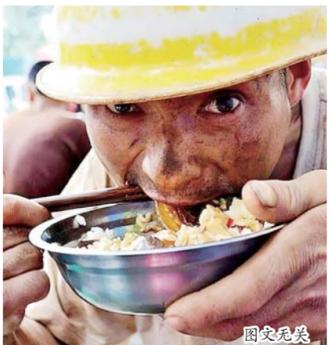
漫步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中，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千姿百态、丰富多彩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：“父亲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”父亲体态略显苍老，一举一动传达出的是对儿子的呵护和关怀，不禁让当时自以为“聪明”的朱自清潸然泪下。许地山在《落花生》里，刻画了一个言传身教的父亲的形象。父亲说：“花生的好处很多，有一样最可贵：它的果实埋在地里，不像桃子、石榴、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上，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。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，等到成熟了，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，也必须挖起来才知道。”“所以你们要像花生，它虽然不好看，可是很有用。”父亲的这段话蕴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，即做人要有花生品格——要做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，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他人对社会无益的人。这种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许地山的人生，他以“落花生”为笔名，时刻激励自己，做一个有用之人，并付诸于实践，最终实现了这一心愿。女作家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，写到了她对父亲刻骨铭心的记忆。龙应台回台湾教书，“到大学报到第一天，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。到了我才发觉，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，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。卸行李之后，他爬回车内，准备回去，明明启动了引擎，却又摇下车窗，头伸出来：‘女儿，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，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。’”龙应台感叹道：“所谓父女一场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，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后来父亲去世了，龙应台也结束了她最后一次的目送，完结了目送，完结了传递的父女之爱。

在贾平凹的心里，父亲为人正直，对他一生影响最大。在《酒》《祭父》等文中贾平凹写到，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，爱朋友爱热闹爱喝酒。父亲平时非常严肃，尤其对贾平凹非常严格。父亲严厉，从某种角度上讲，成就了贾平凹。对父亲的敬畏，使他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。“做人要宽容、要善良、要谦虚，要好好干事”，父亲的话影响了贾平凹的一生。难怪贾平凹说，他对父亲特别有感情。他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，因患胃癌去世。“人生的短促和悲苦，大上上全明白。”贾平凹说，但“面对父亲的死我却无法解脱”。与贾平凹相比，文学大师汪曾祺的父亲却很随和，很少发脾气，对子女从不疾言厉色。在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中，汪先生写到父亲阅读诗书，热爱运动，精通琴棋书画，喜爱花鸟虫鱼，表现出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。“他爱孩子，喜欢孩子，爱跟孩子玩，带着孩子玩。”“春天，不到清明，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”；“他会做各种灯”，元宵节会亲手做一盏荷花灯；夏天，他将西瓜瓤掏空，在瓜皮上刻细致的图案，做成能泛绿光的灯。他还喜欢做菜，用瓜鱼做出的螃蟹可以“以假乱真”。父亲的这些性情，不仅给了汪曾祺很美的童年，也让成年后的他不仅在文学领域卓有建树，而且在书画美食领域颇有成就。正如文艺评论家陆建华教授所言：“汪曾祺之所以能成为今天人们熟悉与尊敬的作家，与他自幼在家庭所得到的良好教育有很大关系，特别是他的父亲汪菊生，对汪曾祺的一生产生了很深的的影响。”不难看出，在作家们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。父亲节之际，品读作家笔下的父亲，会触发我们无限的深思，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悟与启迪。

我的民工父亲

佟雨航

我上大学那年，父亲开始进城打工。父亲打工的城市，就是我上大学的城市。父亲经常来学校看我，有时送生活费，有时送一些好吃的。我也会趁双休日去看父亲，到父亲打工的那个工地去看看。工地上乱糟糟的，到处堆放着钢筋、水泥、沙子等建筑材料，搅拌机、打浆机、起重机的轰鸣声在耳边轰鸣着。大二那年的父亲节，我想趁机带父亲游览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。父亲自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后，除了建筑工地和他的学校，还没有去过别的地方。我来到父亲的工棚，父亲不在。宿舍里一个年轻的民工正对着镜子梳头发。我问他父亲去了哪里？小伙子对着镜子里的我，到旁边那个小区“扛楼”挣钱去了！“扛楼”挣钱？我脑海里交替蹦跳着这几个字眼，一路小跑着来到前面那个富丽堂皇的高档小区。转过一个拐角，我看到父亲刚好从一个楼门洞走出来，满脸满脸的灰，额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。眼前的空地上堆满了水泥、沙子和瓷砖等装饰材料。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，嘴里叼着一支烟，眯着眼睛和父亲说着话。“师傅，你都快60岁了吧？这么老年纪怎么还出来干这个啊？”父亲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说：“过了年就58岁了，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，我就是豁



出老命也得挣钱供他啊！”说着，父亲吃力地把一袋水泥扛到肩上，然后晃着身子趑趄趑趄地往前走。我心头一酸，眼泪差点流下来。我揉揉眼睛冲过去，脱掉外衣和衬衫，捡起地上的一个胶袋子搭在肩上，然后弯腰把一袋水泥扛到肩上。那个吸着烟的中年男子对着我这个不速之客，诧异地问：“你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”我扛着水泥袋往楼洞走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就是刚才扛水泥老头的儿子。”中年男子在背后喊：“1008室，别走岔了！”我扛着水泥袋上楼，上一步一个台阶地爬，每一个台阶都印着一串串汗水的湿痕。我知道那是父亲刚洒下的。爬到第五层的缓步台时，我看到父亲扛着水泥袋背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胸脯一起一落像个大风箱，而他额头的汗淋漓滴淌下来。我禁不住一阵心酸，眼睛着雾了。看到扛着水泥袋爬楼的我，父亲一脸惊讶：“你，你不在学校好好读书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看着汗流浃背的父亲，我故作幽默地说：“这还不怪你老人家呀，把父亲节过成了劳动节！”父亲听了，不自觉地笑道：“什么过节不过节的，庄稼人就知道靠劳动吃饭！”我们父子俩说说笑笑一前一后继续“扛楼”，身上的水泥袋也仿佛轻了许多。父子同心，其利断金。预计要干半天的活儿，我和父亲两个小时就干完了。父亲捏着刚刚领到的200元工钱非要请我下馆子，我一把拦住父亲，说想去尝尝他们食堂大师傅的手艺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劝父亲以后不要再“扛楼”了，把保安做好就行，别让我和母亲担心。父亲低着头，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。我和父亲在工地食堂吃了一顿饭，父亲特意要了一盘鱼香肉丝和一盘麻婆豆腐，我又给父亲要了一瓶“龙江春”。父亲悄悄地把鱼香肉丝往我面前推了推，又把麻婆豆腐往他那边拉了拉。我装作没看见，夹了一大筷子鱼香肉丝放到父亲碗里，然后以水代酒祝父亲“父亲节快乐”。父亲举起酒杯细细地抿了一口酒，又夹了一箸鱼香肉丝放进嘴里，边吃边说：“快乐，快乐！”我转过身去，偷偷拭去眼角夺眶而出的泪水。

我的光头父亲

葛亚夫

我颇有异议，这不是他一是一、二是二的风格啊！只能捶捶老婆。父亲立即对我当头棒喝：我怕她？那是尊重！你妈可不是一、二、是三！三生万物知道不？这家，有她虽鸡飞狗跳，但没她就房倒屋塌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她三尺又何妨！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。这些年，敢情真苦了我的光头父亲。乡下人披星戴月，看天吃饭。父亲一顶光头，自带日月星辰。正因如此吧，他是出名的种地“好把式”。一到农忙，他不仅要忙自己的活，还要忙别人的活。母亲颇有微词，父亲摸摸光头：谁叫咱能倚呢！母亲嘿嘿一笑：就你能倚！聪明绝顶。别再说，父亲脑瓜子就是灵光，只要看两

眼，啥都弄得有模有样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绝对离不开父亲。办大席繁琐，人多活杂，既要统领全局，又要气压全场。父亲光头一盖，你干这，他做那……没一个人敢反叛、撒挑子。那是父亲的高光时刻，我也跟着沾光，在小伙伴间呼风唤雨。少不谏事，我颇有创意地刮个光头，再用笔涂上会意的青龙、白虎、朱雀和玄武。父亲以为我患上癣疾，颤着手拉过我，仔细瞅。然后，轮到我跟父亲。父亲骂我好日子过腻了！我不服，光头还关乎日子好坏？很多年后，当我了解那段历史，我才懂得，爷爷留给父亲的“成分”和成见，让他不得不以光头示人，为自己壮胆，为未来壮行。如今，父亲老了，慈眉善目，和颜悦色，光头也不再发光。但我仍不敢在他面前造次。内心深处，父亲永远是闪闪发光的存在。